直上三樓

徐城北 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I267.1/211
2008

查上三樓

徐城北 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上三楼/徐城北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216 - 05492 - 8

Ⅰ. 直…
Ⅱ. 徐…
Ⅲ.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4971 号

直上三楼　　徐城北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 - 7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492 - 8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6.75
插页:3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80 元

本社网址:http: //www.hbpp.com.cn

本书简介：

作者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从小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亲聆过父母和许多文化名人的教诲，获益匪浅；同时又因之而罹祸，经历崎岖坎坷——从新疆建设兵团到河北固安县，从县文化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是，作者在蹉跎岁月中的奋起，又脱不开父母和文化名人的指点和帮助。

因此，作者近几年来，潜心回忆往昔之事，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落实成文，继而形成这本书。

与其他写名人文章所不同的是，本书所忆所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不是借鉴别人的回忆材料，因此读起来更加亲切真实。

徐城北：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戏曲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京剧院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获邀至CCTV《百家讲坛》主讲京剧文化、民俗文化等专题。

所著各类著作八十余册，主要作品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京剧与中国文化》等。

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策划
编　　辑：吴　超　刘　艳　田　乐
排　　版：王志强
封面设计：大臟设计工作室/大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直上三楼(代自序)

二十多年前去沈阳,在它一个三层书店中游游逛逛。正逡巡中,同伴中有人呼喊:“直上三楼!”我心一惊:对呀!如果在一楼买了书,捧着它上二楼;然后再于二楼买书,再捧着上三楼;最后三楼仍然买书,最后一总负载着下楼……这样是否太累了些?是否要做许多无用功?转瞬之间,一个《直上三楼》的书名跳入脑海,当时我就想: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似乎都应该采用直上三楼的办法。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在“十七大”开幕的那天,我从太原去大寨。1969年我去过昔阳县,远远见过陈永贵。次日去大寨,地头上碰见贾进才。三十八年过去,我重去大寨,还步步登上“重楼”,看了陈永贵的墓。山下有陈的半身像,仰望山顶,那里才是陈的墓地。上山要步行一个五个坡的斜面:第一个坡八级,表示他当了八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坡二十八级,他入党二十八年;第三坡七十二级,他活了这大的岁数;再上还有两个不短的坡面,不记得是什么含义了。我上去时还容易,可下来就费了大力,坡度相对陡,两边的铁管栏杆又

太低，下坡总不能弯腰扶着栏杆走吧。陡然我望着坡下的大寨村，陈永贵当年的“爬坡”也有点“直上”的意味，他不只是三楼了，应该是五楼吧？大寨人说，老陈当年一人在村子、县、地区、省、中央一共五个层面同时任职，这在全国也只有他独一份了。这样讲，是否意味着“直上五楼”了呢？我不由得展开了思索……

我由新疆，经河北固安调回北京，生活工作在文化艺术界，接触并体味着许多人的生活与工作。有了心得，便零散记录成文。现结成此集，请您指正。

徐城北

2007 年 11 月 1 日

目 录

1 直上三楼(代自序)

第一辑

3 稀 客——忆王震将军
13 地坛片语——忆母亲子冈
20 慈眉善目老塾师——忆叶圣陶
25 记沈从文先生
34 艾青·鱼化石
41 聂(绀弩)翁诗探

第二辑

53 解读萧乾
63 启功的“内功”
66 秋雨金克木
69 拜见王季思
73 命运的分号——忆冯亦代、黄宗英
78 忆汪曾祺

第三辑

95 足 音——遥感冯友兰
99 清凉世界燕南园——记宗璞
103 玉玲珑·陈从周
110 丁聪的“小本本”
114 画房钱——忆华君武
117 朴素的魅力——记袁鹰
121 悠悠天地两书人——记黄裳、姜德明
127 秋钓江南忆文夫
131 刘海粟的通感魅力
136 天下真小——忆许姬传
146 龙舒掌里写春秋——忆阿甲
151 今之古人——忆翁偶虹
155 忍将性命殉道去——忆范钧宏
160 串门杂记——记黄宗江

第四辑

169 梅兰芳与京剧文化
176 海派人杰周信芳

182 到底意难平——忆程砚秋
188 快意人生盖叫天
199 俞振飞的两幅墨迹
203 荀宅花树
207 张君秋的生命四季
211 新凤霞·话·画
216 追忆“活曹操”袁世海

第五辑

233 我是《大公报》的孩子
237 你是这样的人——忆张季鸾前辈
240 报格与人格——忆王芸生前辈
243 在“六指”中听相声——忆萧乾前辈
246 对我仍然是谜——忆杨刚前辈
249 不带帽徽的军人——忆朱启平前辈
252 在陈永贵墓前

258 后 记

第一辑

稀客——忆王震将军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干毛巾，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撒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

王震将军 1952 年从西安写给作者母亲子冈信的信封

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 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 年，王震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 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 1960 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好，却只考上一个二流大学，觉得挺堵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修。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

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 1938 年

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了。另外，我因为不住校，业余时间颇多，所以又在传统文化上“全面开花”：从沈从文先生学文物，从陈半丁先生学书法，从聂绀弩先生学旧诗。此外，还从张友松先生学英文。

虽然学了许多，却不能得到一份儿工作。戏曲学院按照国家规定，不负责对旁听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够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这样，我就在“社会青年”的位置上停顿了三四年。

这儿得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须历史清楚，在个人的履历表上，不能有一点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两个月。这段时间之前你在哪儿，之后又到哪儿，证明人分别是谁，一点也不能含糊，一旦查到了哪儿而发现疑点，就说明你对组织“不老实”。而“社会青年”，就是在参加工作之前先一步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没考上高一等的学校，也一时没找到工作，在家里闲了一小段时间。这样一来，等以后再找工作时，对方就要审核你：“这段时间干什么来了？谁证明你没有干坏事？”这里的“谁”，必须是一级组织。用当时的观点看，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得在组织的管辖下，没组织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坏人，但至少属于“干坏事的嫌疑人”。如果这个青年后来遇到入党或提干的审查时，这段“社会青年”的经历就会给他找来大麻烦。

我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我父母在单位中受到的压力比我还大——“我们自己都这样了，难道让我们的孩子还这样……”父母不得不向他们的社会关系求援。

沈从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建议收我做其助手。因为我能听懂他的湘西话，因为我认识他写的那一笔章草，因为我古文根底还行，可以读懂没有“句逗”的古书。但是沈先生说话的“力量不够”，没成。

陈翰笙先生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家，他当时主持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门建议收留我进其图书馆做管理员，因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陈说话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以陈的建议，最后还是被委婉地拒绝。

母亲着急了，一次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新疆新生活的图景。她动了兴致，问

我敢不敢去新疆？

我一听，猛然也觉得新疆不同于一般省份。新疆色彩丰富，有那么多的兄弟民族，载歌载舞，农林牧副，瓜果梨桃……这和京剧的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总有些相似。这样一想，便贸然点了头。

见我点头，母亲拿笔就给王震写信，问能不能介绍我到新疆南部的塔里木河。写好之后，母亲告诉我王震的住家地址，我当时就送了去。

母亲把王震领进北屋。

“徐盈同志呢？”

“晚饭后刚出去了。”

王震问这个院子的来历：“这是私房？有几间？”

母亲有点尴尬：“是五三年用积蓄买的，一共七间半。”

王震坐下：“我刚从罗(瑞卿)总长那儿来。”

我知道，罗瑞卿那所院子离我们这儿很近。

“我正在养病，部里的事情一般不管，由几个副部长抓。”

母亲一听这口气，认定王是在推诿了，不由得说话有点急切：“司令员！我和徐盈，当年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是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搞采访写文章的……”

“你们对革命有功！”

“可为了让一个孩子参加工作，就受到这么多的阻拦，这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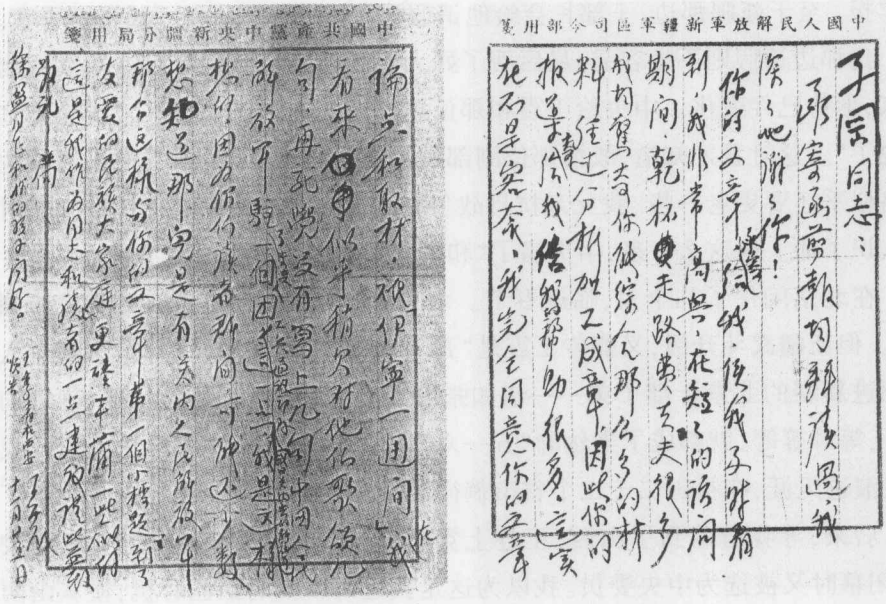
王震沉默有顷，然后缓缓地说：“新疆南部的阿克苏——你去过的。如今驻扎着农一师，是我当年的老部队——三五九旅。现在，他们的人事科长正在北京开会，七天之后就回去。如果你们同意——”

王不再言语，只把眼睛打量着我母亲和我。

母亲突然犹豫了，大约心里在想：“怎么？只有七天！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一拉母亲衣角：“我去！”

王震看到这一细节，笑了：“好，勇敢就好！我的孩子就都像我，虽然笨，但



王震将军1952年给作者母亲子冈的书信(手迹)

是勇敢。你的孩子不但聪明,看来也很勇敢,很好嘛!”

结果七天之后,我果真独自一人,阔别了北京,阔别了近年刚刚学进去的传统文化,跟着刚刚认识的人事科长就直奔乌鲁木齐,然后又从乌鲁木齐南下到阿克苏,最后又从阿克苏南下到塔里木河垦区。这一个单程,就走了十二三天。

在基层农场呆了三个月。当我成为基层的“五好职工”和“学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先进分子”后,我给王震写了信。没想到王震很快复了信,给我抄录了一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毛主席语录,还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这批示不是写给农场领导的,只是写给我个人的。“你留着,三年五年,十年几十年后,再拿出来看看。”

第二年,“文革”陡然爆发,农垦部也乱了套。王震和一位副部长“自己跟自己”斗起来。王震让农一师师长的女儿(师中学学生,刚巧串联到北京,就住在王家)去找我母亲,讲“告诉城北,要他赶快回来,住到王部长这里,帮着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